

张叔强 叶逢译

情劫

路易·马勒导演
名震影坛欧洲十大情欲电影
《烈火情人》原著小说

damage
Josephine Hart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 约瑟芬·哈特 著
张叔强 叶逢 译

情劫

damage

Josephine Hart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劫/(英)哈特(Hart, J.)著;张叔强,叶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

书名原文:Damage

ISBN 978-7-5327-5757-2

I. ①情… II. ①哈…②张…③叶…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6067 号

JOSEPHINE HART

DAMAGE

Copyright: © 1991 BY JOSEPHINE HAR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情劫

Damage

Josephine Hart

约瑟芬·哈特 著

张叔强 叶逢 译

责任编辑 龚 容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图字: 09-2011-540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96,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757-2/I·3405

定价: 26.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译者序

《情劫》（*Damage*）是一本人人看得懂的书，五十出头的男主人公回述自己三年前与一名三十三岁的女子在三个月之内的交往。从头至尾，读者不知道主人公姓什么名什么，只是在听他描述那段神秘的经历。这部小说 1991 年在英国一出版，立即引起重视，1992 年改编成电影，轰动全球。现在，这本小说在全世界已经有二十余种语言的译本，电影更是家喻户晓。初版二十多年后，中国的读者现在终于可以读到这部作品的中译本了，可以开始了解它的作者，在爱尔兰出生的英国女作家约瑟芬·哈特（Josephine Hart, 1942—2011）。

《情劫》为什么会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注意？因为它是一本人人看得懂、一本打开就放不下的书。不同的读者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评价。但是，一个并不邪恶的男人和一名不算妖艳的女子会迸发犯禁的勇气，直视情天欲壑中无法抵挡的劫数，他们的故

事触动了数百万的读者，促使大家再思自己的真实人生。这个普遍、永恒的文学主题是良知和礼教无法封杀，情感和欲望未必能解析的。那位我们不知道姓什么名什么的男主人公只能在故事结尾时祝愿你我过得好。我们但愿如此。

主题

约瑟芬·哈特一共发表过六部小说。《情劫》是她的第一部，也是她的成名之作。欲望与伦理的冲突是世界文学中常见的题材，作品不胜枚举，但是《情劫》在1991年2月出版，引起异乎寻常的反响，连作者自己都为之惊讶。她事后回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她说，“我想不到这部作品会如此震惊人心。”这或许是因为她脑中的情节一气呵成，自然成文；她不曾煞费苦心为之设计效果，雕凿修饰。她在1989年动笔，开头几章一个小时就写成了。停了一段时间后，在几个星期内全篇完稿。因为小说是主人公的回述，整部作品在她起草第一章之前就已经定型。哈特自己说，“我不知道最后一句，不会动笔。”《情劫》就是这样顺利问世的。

哈特当时的构思，据她自己2011年的解释，在于一点：情欲驱使的自我毁灭无由反悔，因为真情实欲就是人性，人性本该是伦理道义的基准，不必为之忏悔。她同时强调她着笔于情欲，不是淫欲。前者出于自发的契合，后者则是寻欢作乐。但是，她

的构思不只限于欲望和礼教的对抗。这种亘古不变的内心挣扎之中有超于理性的心理动力。它是一股比理智更原始、更强大、更奥秘、更体现人性的力量。它究竟是人性中可怖的阴暗面，还是辉煌的光明面？这个问题要等每个读者合上《情劫》以后自己来回答。约瑟芬·哈特能够使读者始终着眼于那股神牵梦萦、摄魂夺魄的心理引力，我想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

自九十年代以来，哈特的名望一直与这本小说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她的创作始终与那股比理智更原始、更强大、更奥秘、更体现人性的精神动力联系在一起。她随后发表的五部不同题材的小说都有相似的心理倾向。要充分了解她的作品，或许还得先对这种心理特征作一番探讨。为此，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哈特九十年代前的文艺历程。

哈特 1964 年离开爱尔兰到伦敦攻读戏剧。她回忆说，有三个心理复杂的女性角色最吸引她的注意：希腊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美狄亚（Medea），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的妻子（Lady Macbeth）和易卜生剧本《海达·盖布勒》中的女主角（Hedda Gabler）。在激情、野心和嫉妒的驱使下，她们处心积虑分别要向不忠的丈夫复仇，鼓动丈夫篡夺皇位，清除竞争对手。她们都具备超常的毅力，手段精明以至凶狠残忍。她们心理非常复杂，挣扎在错综的情感之中。男女地位、权力差异，个人与社会、良知与兽欲这类简单方便的两分法不能充分解释她们的言行，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她们能够吸引、点拨、迷惑、以至摧残、断送

他人。这三个女性角色不是置人死地就是自杀，或者两者兼有。但是她们的吸引力确实无容置疑。凡是读过这三部剧本的人都会想了又想，忘不了这三个女性。原因何在？要进入这类角色，必需深刻体验她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其中阴暗凶险的一面。年轻的哈特对此感到“可怕”。由此，她与舞台表演告别。早期的心理探索是否影响了她以后的小说呢？

中年的哈特似乎已经对复杂的内心世界有过更进一步的思索。在八十年代末，她开始用小说的方式揭示，除了处境的因素，还有人物自己难以理解、无法控制的心理因素在驱动这些角色。出生在爱尔兰的另一位英国著名女作家艾利丝·默多克(Iris Murdoch)自六十年代以来对哈特的影响不可低估。默多克的许多人物，用哈特的话来说，“在罪孽中得到拯救”，发人深省。《情劫》成功地把读者领进心灵的深处，引导我们思索人为什么作孽，罪孽能否解脱灵魂，情欲的背后还有什么。细心的读者请留意带着这些问题读这本书。在这个层次上探索主要的人物，尤其是男女主角的意向和行动，或许会有大不一样的感受。

尽管《情劫》讲的是执著的情欲。被情天欲壑吞噬的一男一女却没有交换过一个爱字。这难道只是一篇爱情故事吗？

文笔

我想先讲一下三位读者对《情劫》的最初反应，然后再介

绍哈特的文笔。《情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这三位读者最初的反应有关。开头几章大致成文后，哈特和她的丈夫莫里斯·萨奇（**Maurice Saatchi**）与默多克的代理人爱德·维克特（**Ed Victor**）有一天在一起吃晚饭。莫里斯提起妻子的文稿，维克特要看一看。他读了初稿六十页就打电话给哈特说，“你没有权利不把这本书写完。”哈特回答，“书已经写完了，爱德——在我脑子里呢。”维克特就当了他的出版代理。出书后不久，维克特送了一本给法国导演路易·马勒（**Louis Malle**），第二天就收到马勒的回音，“你这个鬼小子，我读了一夜没睡。这就是我的下一部影片！”影片中的男主角，英国名演员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多年后回忆说，“这本书像一个霹雳击中了我。”《情劫》文字的力量由此可见。

对中译本读者讲英语原作的文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不讲不能让中国读者充分了解约瑟芬·哈特。她的一生倾注于语言的意境、魅力和音乐之中。诗歌尤其是她的激情所在。诗取决于节奏，遣词造句富有音乐的特征，放声朗读才能达意传神。《情劫》是一篇回叙，主人公的话音贯穿全书。作者把诗歌的音乐感融合进散文体的独白，无论是销魂蚀骨还是哀感伤神的段落，英语读者耳中的节律送他们进入诗的境界。难怪英国著名诗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评价这篇小说“实际是诗”。

原著散文体中的诗歌节奏如何传译？这对译者确实是一个挑

战，但更是一种吸引。倘若你默读到译文的一段，情不自禁念出声来，朗读一遍还觉得过瘾，你多少就感受到了作者对诗歌由衷的热爱。凡是遇到自己欣赏的段落，试试朗读，感觉不会一样。情欲小说要出声念？别忘了，哈特给你的许多片段是诗。中国读者要是能在她的小说中体验到诗的魅力，哈特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诗歌才是小说家哈特真正的毕生所爱。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也能听出她的这份衷情。

小说，尤其是自叙式的小说，当然不能句句成诗。成诗的应该是关键几句，从叙述者的口中自然流出，使读者为之一震。简简单单的一句往往是预示命运的警言。这些警句箴言般的句子在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我们不知道是她信手写来，还是精心编就的。在哈特的第一本小说《情劫》之中，译者觉得这种近似诗体的文字特色很自然，很有效果。当然，使用过多，难免给人精雕细凿的感觉，以至把读者的注意力不必要地分散到文字的搭配安排上去。读者可以自己评论一下中译本的处理。纵观哈特的六部小说，有些评论者说过于用心是她文笔中的弱点。我觉得，她后来的小说没有一部可以在文字上超越《情劫》。所以这个批评是否适用于《情劫》，请读者自己评定吧。

几乎每一篇评论《情劫》的文章都提到哈特言简意赅的风格。她行文紧凑，交代叙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不放，情节展开充满能量。可是她的简洁对话却给读者留了一点时间品味言外之音。简洁之中有紧有慢，节拍调理得很妥当。《情劫》篇幅不

长，人物却不少。主要角色的思绪言行常常要通过与次要人物的谈话才能被读者理解。话不必多，三言两语就能把作品的氛围和主人公的处境勾划得一清二楚。这些人物全部来自英国社会的上层，也就是约瑟芬·哈特和她丈夫的阶层。从圈子中人的角度，哈特得心应手地把那个特定阶层内不同人物的谈吐风貌写得栩栩如生。哈特说过，她写一个人物就要“让人永远忘不了”，“永远存在，无法打消”。在主要人物的相貌体态、衣着打扮上，作者实际用笔极其简略，视觉形象不算突出，甚至有点神秘。然而，两个主角活在从哈特笔尖流出的自白和对话之中，让读者永远忘不了。

影片

《情劫》改编成同名电影（*Damage*），1992 年底开始上映。可惜这部片子至今还没有在大陆发行。在欧洲一度用过《*Fatale*》的片名，取劫数难逃之意。听说香港、台湾用《烈火情人》或《爱情重伤》的片名。

把《情劫》改成电影的法国导演路易·马勒（1932—1995）历来取材大胆，有意惊世骇俗。他的影片《情人》（*The Lovers*, 1958）在美国一度被控有碍风化，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撤消原判。《心声》（*Murmur of the Heart*, 1971）涉及母子乱伦，又一次引起争论。据他自己说，《情劫》中最先吸引他的并不是

书中的什么想法，而是四五幅惊心动魄、视觉效果极其强烈的场景。为什么决定拍这部影片，对他自己来说，始终是个谜。显然，首先吸引他的是冲破禁忌的情欲。情欲背后的如此这般，他自己说，是后来才找到，说给记者听的。由此推测，他的构思当时可能多了情色，缺了一点心理。艾恩斯在拍摄影片时精读原著，马勒不以为然。开拍不久，主要的女演员，法国明星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提出她的见解，“这部影片不是讲情欲，也不是讲性欲。它讲的是要求结合的强烈愿望。”她的理解有一定道理，但是与马勒和艾恩斯的理解不一致。可见从小说到电影产生过争论，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再创造过程。马勒说过，“他的所有影片中，这一部最难拍。”原作本来有其模糊含混的方面，留出解释和延伸的空间。电影好像处理不够用心，在心理的层次上显得更含糊。电影剧本必需压缩情节，减少人物；相形之下，这个缺陷似乎在银幕上放大了。

艾恩斯与比诺什确实给全世界的电影观众留下了“永远存在，无法打消”的鲜明形象。看过电影的读者免不了把他俩的形象带进自己的阅读。对没有看过电影的读者，这两个人物的视觉形象在书中不算鲜明，有些神秘。马勒一眼选中比诺什，因为出场不用开口，她带来的“性的能量”便足以推动故事。这是电影的需要、导演的意图。所谓“性的能量”在原作中却由短得不能再短的交谈和适可而止的自白暗示。哪一种手段给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各人所好不同。译者建议先读小说

再看电影。

《情劫》是一本人人看得懂、一本打开就放不下的书。它更是一本能够触动我们再思人欲、人生和人性的书。“人人都有自己的内心境界，也就是心灵的方位布局。我们毕生都在探索自己内心的周缘。”你的心中是否容纳蛮荒，听任原始的自我翱翔求索？

西方许多评论说，哈特的小说披露人性的阴暗。2011年，身患癌症的约瑟芬·哈特为《情劫》再版添加了一段简介。这段简介收入在中译本中，希望有助大家解疑，求是，欣赏，自拊，梦想或者祈求。

张叔强、叶逢

二〇一二年二月

再版简介

我 1989 年开始写《情劫》。第一章是在苏塞克斯我们家中一间狭长的房间里写成的。这个房间原先是祈祷室，后来改作家用。我现在觉得这事有点奇怪，但是合乎情理。对我来说，《情劫》(*Damage*)，像我的小说《罪孽》(*Sin*) 一样，是一种忏悔。但是它与《罪孽》不同，《情劫》是一种没有悔改意愿的忏悔。这一点，我当时确信，是这本书的道德基点所在。现在我认识到，这也就是这部小说往往使读者感到困惑不安的原因。那位无名无姓的叙述者好像对我们说，我不能反悔，因为反悔就会否定我得以生存的根本缘由。我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导致亲生儿子的死亡。我痛彻肺腑，哀伤欲绝，但是我不反悔。

记得写的时候，我想过，如果写不出那种叛逆情操，我对不起这个人物，这种执著情欲造成如此悲剧的威力就会被抹杀。

人生有三种可能导致毁灭的力量，其中之一是执著的情欲。

另外两种是哀伤和嫉妒。写哀伤和嫉妒的题材“比较干净”。执着的情欲，相比之下，却蒙在阴影之中。情欲是否就是肉欲？它原本是一种有巨大力量的本能，可是词中的贬义表现对本能的鄙视。《情劫》描述的那种执著情欲不是肉欲。别人可能不同意，有的已经这样说了，以后肯定还会有人说。我的回答很简单：肉欲不能持久。莎士比亚说得在理^①。激发肉欲的是寻欢作乐的愿望，而激发执著情欲的是必要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专一执著的人——男性也罢，女性也罢——总是不能被他人理解。情欲扎根在心理之中。就《情劫》这本书来说，是安娜·巴顿那股心理和色欲混合的力量——在主人公看来——创造了他，也是这股力量断送了他。

前几章，我一个小时左右就写完了，像是在作听写。我写在有横线的练习本上。原稿现在在波士顿^②。我想那几章1991年初出版时没什么改动。但那以后，我停笔了。

开头几章，我一点没动。我知道它们不同寻常。我现在觉得当时我是紧张了。我知道结尾，知道最后那几行。那几行该不该写？

我是一个在语言中成长的爱尔兰孩子。文学是我的人生，我的生命线。音乐和绘画似乎对我没什么影响。然而，语言——小

①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29首以永不满足的淫欲为题材。

② 《情劫》原稿现收藏在波士顿大学文献研究中心。

说、诗歌、还有我同样倾情阅读的剧本——是我探索人生秘密的文字天地。我读书总是忘乎所以。家里出了两起惨祸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住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镇。一连四年，我每星期读六本书。离开爱尔兰以后，我同样如饥似渴地阅读小说。

当读者也许更安全。凡是当作家的便要掠夺，要霸占读者的头脑。我当时需要平静的生活。所以我把自己的叙述者囚禁在已经写成的那几页里，不让他出声。那时候我有的是分心的事可作。

新编排的《漩涡》(*The Vortex*)^①正在伦敦西区上演，我是制作人。我还在筹划另一台戏，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的《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②。同时我在一套夜间——深夜间——的阅读节目《床畔书》(*Books by My Bedside*)中担任一名主持人。东奔西跑，应接不暇，忙得我晕头转向。

一天散戏后和爱德·维克特(*Ed Victor*)吃晚饭。我丈夫认为写这部小说才是“我应该做的事”，爱德因此提出要看看开头几章。

稿子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寄给爱德，他马上给了回音：“你没有权利不把这本书写完。”

① 英国著名剧作家和演员诺艾尔·考沃特(*Noel Coward*, 1899—1973) 1924年发表的话剧。

② 爱尔兰出生的英国女作家、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 在1973年发表小说《黑王子》。作者接受哈特的建议，在1987年把小说改编成同名话剧，由哈特制作在伦敦首演。

“书已经写完了，爱德——在我脑子里呢。”

“写到纸上去。”

我就写了。这部小说不长，那年夏天就写完了。我的人生就要改变。书是成功了，但是我有时间问自己，《情劫》算不算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劫？

约瑟芬·哈特

人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境界，也就是心灵的方位布局。我们毕生都在探索自己内心的周缘。

有幸把握自己心灵布局的人宛如流水淌过岩石，顺顺当当地汇入变幻不定的灵魂境界，得其所哉。

有些人的心灵归宿便是出生之地，也有人会在滨海城镇唇焦口裂，出走之后却在荒漠流沙之中清醒复苏。在绵延乡野长大的人，有些也只能在闹市长街喧哗的孤寂之中真正感到自在如意。

有些人追索别人留下的难忘印象，那或许是孩子，亲娘，也可能是爷爷，弟兄，丈夫，妻子或者仇敌。

我们度过的一生也许幸福也许沮丧，可能一路顺风，也可能坎坷不平，或许得人钟情或许孤单冷落。临到人生关口，未必人人都会被冰凉的顿悟震惊。灵魂中绞曲的链索一旦迸裂，在自我